



■有聲彩色錄像《附》



■有聲彩色錄像《墮井的人》

黎振寧

「井下的世界」衝擊觀者視覺

「傳說中有一口井，位於草原盡頭與進入森林的分界線上，沒有人知道它的正確位置，大概每兩年或三年，總有人突然消失，被謠傳是掉進那口井裡去……」

這是在「黎振寧錄像作品展——墮井的人」中所講到的開始——這場在上個月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展出為期十天的展覽，儘管展期不長，卻一定令所有觀者印象深刻——展覽中的「序」充滿神秘感及帶着一種黑暗氣息、像要把人拉到井下探險，而這種「序」的手法常見於電影或是電玩中，一般是先建立一個有異於現實世界的平台，目的是把觀者或玩家快速地抽離現實及令他們同時進入設定的世界中，但當這是一個錄像的藝術展覽時，「序」又會指向何處？

文：謝諾麟 圖片由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藝廊及藝術家本人提供

世界的入口是一口井，黎振寧的主題作品《墮井的人》把觀者帶進他的世界：黎氏在海灘上掘出一個井，然後自己跳進井內，在不穩定半透明身體的狀態下不斷重複，像是為自己親手準備墓地後立即自殺而設的。由於其他作品都是在井內發生的事情，因此這作品就自然地成為了進入黎氏世界的門，亦同時變成了這主題上的「序」。閱讀這作品並不困難——藝術家簡單直接地說出了如何面對自己，赤裸裸地為正視自我而做好了準備，與其說是面對自我，倒不如說是把自己迫到死角來面對自我。

在展覽中的作品，主要都是黎氏所指的「井下的世界」，作品中的世界觀充滿不安的情緒：被困、被囚、強迫重複、自我存在的猜疑等等。

錄像作品中出現了黑、白、灰的世界，不穩的狀態、衣不蔽體、死寂、痛苦及叫喊等等。作品當中《囚》和《附》兩件錄像作品最能帶出這情緒。

「被囚禁」的聯想與「依附」在系統中

錄像作品《囚》是一個由三組直立畫面組成的影像，每個畫面都彷彿是沒有設備的獨立囚室，只有一個燈泡和沒有衣服的囚犯，三個囚犯都是黎氏本身，他們像是被精神虐待中的戰犯。影片中的內容是拍攝囚犯們的狀況，並以快鏡表述，他們只能坐和立於那個狹小的空間中。快鏡的處理手法加速了時間，但沒有人因時間的加速而得到釋放，反而在

重複播放下，放大了無窮無盡的囚禁數量。影片中雖然只見到三個囚室，但在這種設定下的聯想中，囚室組群會是極之巨大，囚犯數量亦定必驚人。但這些囚犯真的如影像般只有黎氏本人？或者只是以黎氏的形態存在，被囚禁的人可以是指精神上、肉體上或是處境上？觀者都能夠感受到影片中隱藏着不安的情緒。

而錄像作品《附》是以單一定鏡的畫面拍攝一棵樹的部分，而黎氏則爬到樹枝上並以體力作能源來依附在樹上，最後因為體力不繼而墜下，消失於畫面中。黎氏道出作品中的人和樹是指一個系統（公司）和依附（黎氏本人）在系統之間的關係，再者以本身（人）的力氣作為依附在系統（樹）上的能源。黎氏在作品上沒有對這系統作出批判，但當黎氏體力不支而墜下那一刻，就像回應了問題或者是對這系統的示威。而作品中亦帶出了另一個有趣的關係，就是系統（公司）本身必然是另一系統的依附物，而依附物本身亦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若把這一種想法無限延伸，這不就是指我們生活的地方、形式和關係？

作品中亦暗示了對人的無力感，以黎氏堅持依附在樹上為例子，就好像說出了無論多堅持地活在系統內，只要活在這巨大的系統下，你就只能夠去適應。系統不會因不同人而作出修改，未能適應的人就只能自願地或被地脫離。而脫離並不代表完結，只能說是由一個系統跌到或進入到另一個系統

內，或是發現活在另一個系統中，才更適合自己的依附模式。

衝擊觀者的視覺

展覽中展出的作品都是自我中心較重的作品，同時亦強調自身的經歷比作品本身重要——錄像作品只是對經歷的記錄。雖然觀者或許未能體會到黎氏的經歷，但作品內的畫面必定有能力衝擊觀者的視覺，引發出他們不同的聯想。這一類錄像作品中，強調自身的經歷比作品本身重要時，即意味着觀者就如同觀看電影，永遠只是一個旁觀者，而只有體驗藝術家的經歷才能拉近和作品的距離。這舉動能夠推使觀者的位置更接近作品。雖然藝術家在作品中沒有可以強調體驗或經歷的重要性，但筆者認為這十分重要。當真正的作品不是錄像，而是收藏在藝術家記憶中的經歷，就只能夠用接近的方法來閱讀，這樣觀者才會不自覺地看到作品中的世界。

黎氏處理作品的手法帶有社會的悲觀主義，即是指對人生的無力感。這是近來社會形態間接改變創作者思想的副作用——創作者會同時把這思想反映在作品上。這現象並不罕見。另外展覽中的「序」亦是另一種外國文化融合或入侵的表象。在異世界進行歷史或探險都是外國處理故事「序」的手法。這兩種現象其實反映出影響藝術家創作的緣由之一，就如人們常說：「輸入甚麼，就會輸出甚麼。」



■有聲彩色錄像《墮井的人》



■無聲黑白錄像《挖井的人》



■有聲黑白錄像《囚》

創作對談 採訪：Jasmine

「相逢恨晚」：那些對文字的情有獨鍾

不得不承認，某些展覽是會令人心存偏愛的。阿三這個名為「相逢恨晚」的小個展便是如此。她是本土藝術家，也是寫作人，遊走於藝術繪畫、文學創作、評論等多個領域。而這場展覽最令人心動之處，莫過於她在其中融入了自己在不同媒介中游刃有餘進行創作的天分。敘事繪畫、微型小說及錄像和櫥窗文字裝置，組合起來，便是一個完整的表意世界。而當然我們都看得出，「文字」是其中的核心、動力、與情有獨鍾。「文字」構成了她，也構成了這場展覽。

相逢恨晚的展覽概念是？

阿三：先說一下展覽命題。「相逢恨晚」本身是關於錯失及其之後的遺憾，每個人免不了。但這只是內容，我更關心的是敘述（narration），這是展覽核心概念。敘述由零碎符號組成，觀眾（讀者）必須透過觀看（閱讀）才能整合，所以近年我喜歡創作一組（series）繪畫，而非單獨一張。觀眾（讀者）投入自身經驗及文化背景，於觀看（閱讀）過程有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詮釋，構成不同的故事。答案與結果並非我關心的，能享受觀看（閱讀）過程，有情緒與思考的交流，已達成展覽的意義。

另一方面，我在繪畫上加了日期、時間及短句，看似有意表達特定的事情，給觀眾提供線索，但其實，一切只是隨手寫成，並無特定意圖。如此「欺騙」觀眾，只是想凸顯「相逢恨晚」這主題本身的庸俗（kitsch）、放大敘述本身虛構的特質，以及提醒觀眾他們在觀看，他們得清醒。

怎樣結合敘事繪畫、微型小說及錄像和櫥窗文字裝置幾種不同介質？

阿三：作家主導把文字帶入視覺藝術語境時，往往把文字與影像二元劃分，然後不斷思索如何把不同媒介融合，這不無中國藝術「詩畫同源」的痕跡，卻有點徒勞。文字（text）現身於展覽場域並非新鮮事，當代西方藝術家有極多的實踐。「結合」並不困難，亦非關注核心。

敘述是碎片，所以我先構思一組繪畫交代七個不同的場景。同時，我按「相逢恨晚」這主題寫了十段微型小說，每段150字以內。然後，以打字聲音主導文字閱讀，一來強調書寫（打字）過程，二來呈現寫作人以

打字輸入代替執筆的實情。不過，我們似乎對「手寫字」情有獨鍾，筆跡的形象又彷彿能反映創作者某些面向，所以，我選了其中三段微型小說，書寫於櫥窗上，邀請觀眾在展覽外觀看，擴闊呈現空間。基於櫥窗所佔空間偌大，陽光又可打進展覽，所以我把其中一段微型小說的文字變成立體膠片字，把文字由平面堆砌成立體。

文字是碎片，文字是符號。錄像與櫥窗的文字可讀，但不能讀卻類似的東西又能否被敘述？我把所有膠片筆劃打亂，根據中文的方格排列，讀者不能閱讀，卻知道那是文字的遺骸，仍可感受到那種脆弱、失落與遺憾。因而，我們不必執意故事的內容，應把焦點放在文字以外的另一世界。

怎樣看待文字與自身關係？

阿三：藝術是知識，藝術家是以藝術手法回應特定時代的知識分子。文字承載知識，我們要學習、要成長、要進步、要思考、要感受，統統得依靠文字。所以，文字構成了我，也構成了這個世界。

然而，我更關心中文方塊字的處境。首先，世界是英語（拉丁語）主導的，即使在香港藝術或學術界，中文始終是次等的文字。面對中國經濟強大不能變易的環境，被邊緣化的繁體字更有得到重視與肯定的必要。環顧全世界，其實只有香港與台灣通用繁體字，繁體字實有消亡的危機。同時，香港人太過於適者生存，甚至奉為經典，我們毫無膽量捍衛自己的文化，家長與學校只叫你學好英文，市面商店告示不斷被簡體字入侵，怎麼我們沒有日本人與法國人的堅持？

未來的創作方向是？

阿三：未來方向有三。首先，我過去的創作一直較為感傷與憂愁，畢竟世界本是如此。如果，抽空了感傷的內容，我如何以視覺藝術的形式呈現情緒這抽象的感受？接下來的幾組作品，均會從表達手法方面思考，跟觀眾的情緒、感受去互動。繪畫、書寫肯定是主要的中介。

其次，我想繼續鑽研繪畫，學術地鑽研。繪畫並非當代藝壇焦點，卻



■文字是敘述的碎片，可否閱讀一樣能承載情感？



■系列繪畫之一。書本承載知識，一邊打開情感，一邊擴闊思考。

是大眾接觸藝術時必然的經驗，相當吊詭。繪畫在當代如何走下去？曾有多少的藝術家與學者擴闊深化繪畫的觀念？我們為何仍然繪畫？我希望以文章，把這脈絡好好梳理。出路能否找到我不敢說，最少，想讓更多人發現繪畫的處境。

還有的是小說與新詩創作。視覺藝術作品能圓滿自己一些想法與感受，但文學創作始終佔據我另一個部分，那是視覺藝術不能滿足的部分。

「相逢恨晚」·阿三個人作品展

時間：即日起至5月14日 下午12時至19時（周二至六）
地點：A.Lift Gallery（上環太平山街24C地舖）
查詢：2690 3038

阿三簡介

畫者、寫作人。遊走於藝術繪畫、文學創作、教育、行政、評論及性別研究場域。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後修畢藝術碩士（創作）及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現為自由藝術及藝術教育工作者。近年參與展覽包括「八階」聯展、「日常字在」聯展、「Abject」聯展等。
香港文學館工作室成員。曾為《秋螢詩刊》外展編輯、《字花》寫作班及康文署公共圖書館青年創作坊導師。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組亞軍及優異、大學文學獎散文組冠軍及第三十屆青年文學獎散文高級組亞軍等獎項。著有《單程票》及《與記憶不符的將來》小書。